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杨勇.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2): 66-70.

##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昭君诗”的接受

杨勇

(三峡大学 期刊社,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红楼梦》以其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其中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为女性诗人所继承,同时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真挚的情感;女性诗人也有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作,这是对《红楼梦》和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其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接受现象,是《红楼梦》广泛传播与阅读下的产物,应该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诗人;昭君诗;接受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2-0066-05

《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红楼梦》的传播和流行,对后世小说和诗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红学家关注《红楼梦》对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大多是在题红诗、咏红诗上,如周汝昌《买椟还珠可胜慨——女诗人的题红诗》<sup>[1](P993)]</sup>,傅天《咏红诗略谈(下)》<sup>[2]</sup>,王力坚《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型态分类及其文化内涵》<sup>[3]</sup>。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红楼梦》在女性诗人实际创作中的接受情况,如胡健将清代女性的咏菊诗纳入《红楼梦》文化研究的视野,探讨了乾嘉以来的闺秀诗人对《红楼梦》咏菊诗的模仿和超越<sup>[4]</sup>。其实,不只是咏物诗,《红楼梦》中的咏史诗,比如咏昭君诗对清代女性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红楼梦》中的咏昭君诗共有两首,一是薛宝琴新编怀古诗之七《青冢怀古》:“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一是林黛玉所作《五美吟》之三《明妃》:“绝艳惊

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红楼梦》旨在“使闺阁昭传”,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女性的理解、同情和悲悯之情,引起了当时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她们读红楼、评红楼,甚至续红楼,形成了独特的闺阁红楼文化。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接受,不只是对其诗句的简单模仿和艺术形式的借鉴,还表现在对其批判精神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她们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超越和创新。

“昭君出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昭君的诗篇不绝如缕,可咏雪、戴其芳等人所编《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全辑·评注)收录1333首<sup>①</sup>。

在数以千计的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诗词中,男性诗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大多以代言体形式,以昭君自拟,抒发了出塞之苦、远嫁之悲、乡国之思或

收稿日期:2021-01-16

基金项目:三峡大学昭君文化研究中心专项基金项目“历代昭君诗词情感内涵的演变”(ZJWH201909)

作者简介:杨勇(1968—),男,湖北当阳人,编审,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① 可咏雪、戴其芳等《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所引昭君诗原文,除特别注明以外,均出自此书。

明珠暗投之怨等。今见历代吟咏昭君诗词中,女性诗人的诗作并不多,尤其是清代以前更是屈指可数,比较重要的有:南朝梁·刘绘女的《昭君怨》、梁·沈满愿的二首《昭君叹》、隋·侯夫人的《遣意》、唐·梁琼的《昭君怨》、明·沈天孙的《明妃》等等。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有了很大改观。笔者据《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一书统计,清代女性诗人黄幼藻、徐德音、陈葆贞、蔡泽荅、万梦丹、张縉英、方婉仪、李含章、葛秀英、周秀眉、金颖第、郭漱玉、郭润玉、郭秉慧、王端淑、秋瑾等,共创作了21首咏昭君诗。

清代闺阁文学兴盛,很多闺阁诗集中的咏昭君诗尚未收入此书,比如:杨琼华《绿窗吟草》中的《题明妃出塞图》、谢香塘《红馥诗词稿》中的《明妃》、闵肃英《瑶草轩诗钞》中的《昭君曲》、李纁衡《梦余吟草》中的《昭君》、杨惺惺《吟香摘蠹集》中的《明妃》,等等,不一而足。有清一代咏史诗中的“昭君热”,不仅体现在清代咏昭君诗的创作总量激增,亦表征为清代女性诗人对昭君命运的关注、同情、体认以及咏昭君诗的创作热情。与男性诗人的代言体不同,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示其才智、诗情和史识,其咏昭君诗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sup>①</sup>

由于“三从四德”的道德约束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桎梏,封建社会才女们大多湮没不彰。清代闺阁诗人有些生平无考,生卒年不详,但根据志书记载、诗集提供的诗人交游信息和有关研究成果可以推断,上述所列吟咏昭君的女性诗人大多生活在乾嘉以后。

这与《红楼梦》的风靡一时不只是巧合。沈善宝(1808—1862)在为《红楼梦影》作序中提及:“《红楼梦》一书,本名《石头记》……此极奇幻之事,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几至家弦户诵,雅俗共赏。”<sup>[5]</sup>可见当时《红楼梦》所受欢迎的程度。而《红楼梦》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女性诗人的关注和评论。如乾隆朝宋鸣琼的《题红楼梦》四首<sup>[6] (P427)</sup>,被学界公认为最早的咏红诗。诗人们有的还通过诗歌唱和来交流读红感受。张问端之女丁采芝作诗《夏夜阅红楼梦偶作》:“焚香开卷月波流,替尔酸心不自由。魂到难消空洒泪,情原无种却生愁。潇湘馆阁悲妃子,金玉

因缘误石头。自古繁华皆是梦,何须惆怅说红楼。”女儿陷溺于红楼的状况引起了她的担忧,张问端于是作了一首和诗:“奇才有意惜风流,真假分明笔自由。色界原空终有尽,情魔不著本无愁。良缘仍恨钗分股,妙谛应教石点头。梦短梦长浑是梦,几人如此读红楼?”<sup>②</sup>和诗和原诗是红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得以保存,实乃幸事。

《红楼梦》第64回作者借薛宝钗之口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红楼梦》共有5处涉及昭君,小说人物创作了两首咏昭君诗,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对历代昭君诗进行总结和点评,并以昭君诗为例阐述诗贵创新的诗学主张,凡此种种,足见作者对昭君故事和昭君诗的偏爱。在阅读《红楼梦》文本的过程中,女性诗人以其敏感而细腻的心理捕捉到这一现象,引起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重视,并在诗歌创作中对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和悲怨主题予以接受,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接受,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诗句的化用。且对比下面两首昭君诗: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进退权偏付画工,红妆千古怨秋风。(曹雪芹《明妃》)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界画工。君王事事能亲理,那见琵琶出汉宫。(蔡泽荅《昭君》)

两首诗用韵相同,无论是遣词,还是立意,都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模仿的明显痕迹,特别是“进退权偏付画工”简直是“予夺权何界画工”一句的翻版。当然,两首诗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明妃》由昭君悲剧的普遍性出发,揭示女性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没有自择婚姻的权利<sup>[7]</sup>,而《昭君》则由对昭君悲剧

① 如张海燕、赵望秦《清代女性作家咏昭君诗探析》,《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1期;王颖《浅析清代女性诗人笔下的王昭君形象》,《社科纵横》2019年第9期。南昌大学王丹丽硕士论文《清代女性咏史诗研究》辟有专节介绍清代女性作家的咏昭君诗。

② 见《清代闺秀集丛刊》第24册第3种丁采芝《芝润山房诗词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460页。张问端和诗见《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六,第260页。

的同情,归结到对元帝按图召幸的批评。两相对比,境界之高下立判。

## 二

在诗歌内容方面,清代女性诗人首先承袭了《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现存最早的昭君诗是《怨旷思惟歌》(托名为王昭君所作),该诗描写了昭君的出身、入宫、怨旷、出塞、思乡等多方面内容,奠定了昭君诗歌的悲怨主题。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是第一首文人昭君诗,亦以昭君“哀怨”为主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昭君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红楼梦》中的两首咏昭君诗虽然是对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沿袭,但出之以女性作者的特殊视角,反映了女性的自我审视;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把昭君悲剧放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分别从人和制度的层面进行了社会的反思和历史的追问,具有更加深广的意义。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布,清代女性诗人在对小说文本的接受过程中,这种女性意识和批判精神无疑会影响到其昭君诗的创作实践。

李纘衡的《昭君》诗云:“琵琶声冷漠云横,太息红颜作远征。一向玉门关外去,可怜不复问归程。”<sup>[8]</sup>继承了历代昭君诗“怜其远嫁”的传统主题,表达了对昭君远嫁大漠的同情,这或许与诗人远嫁异乡的经历不无关系,怜昭君亦是自怜也。

闵肃英的《昭君曲》:“玉颜已逐尘沙老,青冢千年怨春草。当时不自买丹青,死后何缘惜枯槁。琵琶调好无睽隔,汉使犹传出塞拍。长门湿尽阿娇衣,秋雁一声天地白。深闺十五盈盈女,不识黄云在何许。谱得清声欲断肠,日高无人作新语。岂知凄凉未忍说,青冢黄昏照明月。”<sup>①</sup>诗人通过“琵琶”“长门”“秋雁”“明月”等意象的营造和“怨”“惜”“断肠”“凄凉”等词汇的运用,表达了对昭君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

张纘英的《昭君二首》之一:“莫怨丹青误此身,天教艳质靖边尘。请看万古轮台月,照尽长门绝代人。”前两句将昭君和亲归为所谓“天意”,认为不是画师要误昭君,而是上天要让昭君建立不世之功,如此议论本不足道,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两句。诗人将昭君远嫁异域的艰难与幽闭深宫的愁苦相提并论,这和清代另一位女性诗人陈葆贞的《王昭君》“紫塞

长门一样悲,何须终老向宫闱。不如绝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这种立意渊源有自,可远溯至明代昭君宫怨诗,如明代罗洪先的《昭君辞》(其三):“行人驻马莫惊嗟,处处溪流有落花。不待今朝悲远嫁,长门风雨即天涯”。封建社会女性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诗人笔下得到了一致的反映。与男性诗人代言体的“隔”不同,女性诗人既是对历史,也是对自身命运进行审视和体悟,这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书写。

从上述所举诗作来看,在表现昭君悲怨时,女性诗人们并没有简单地模拟前人,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有着切身的感受和真挚的情感,其批判意识则与《红楼梦》咏昭君诗一脉相承。

明人李东阳曰:“如《明妃怨》谓古人已说尽,更出新意。予岂敢与古人角哉?但欲求其新者,见意义之无穷耳。”<sup>[9]</sup>以《明妃怨》为例,主张诗歌的创作要有新意。历代吟咏昭君诗词的悲怨主题已被“古人说尽”,况且有《红楼梦》这座难以逾越的巅峰在前,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要想突出重围,必须开拓新的主题。

李含章的长诗《明妃出塞图》描写了多方面的内容:塞外恶劣的环境、和亲政策的由来、昭君见识超凡及其精神不灭。诗人采用“自请和亲”说,对昭君超出常人的见识、勇气和功绩表达了无限崇拜之情。诗歌的开头似乎定下了凄苦感伤的基调,与其它咏昭君诗略无二致,其实是为了反衬出昭君的伟大。结尾写昭君墓前草色青青,故乡香溪碧水红花,以优美的景色象征昭君精神的不可磨灭,一扫历代文人那种凄凉哀婉的悲苦情调。

周秀眉的《昭君》是一首昭君的颂歌。传统观念认为,和亲息戈止兵,带来了汉家边境安宁,而女诗人却着眼于和亲带来的匈奴社会繁荣,可谓独具只眼。琵琶反弹,认为昭君出塞不是悲苦的事情,而是建立了不世之功勋,这在清代女性诗人中并非个例,它如郭润玉的《明妃》、张纘英的《昭君二首》之二等。

清代女性诗人屡屡写道:“千载壮君名”“论到边功是美人”“应让娥眉第一功”“赢得千秋不朽名”“要令青史夸名姝”等等,对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不吝赞美之词,这是对历代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是昭君诗歌史上上见的现象。千百年来男性诗人以代言体的诗歌不断书写昭君的悲怨,实则昭君故事为载

① 见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第六册卷一。



体,抒发其怀才不遇的情绪而已;而正视和亲史实,对昭君出塞予以正确评价的任务最终由女性诗人来完成,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诗人笔下流露出强烈的功名意识,反映此时女性的自主意识已开始萌发,她们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将女性的意义提升到与男性相同的地位。李含章诗中议论道:“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折射出女性的觉醒和自我认同。早在晚明,思想家李贽就曾大胆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其《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云:“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sup>[10](P59)</sup>女性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受到清代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sup>[11](P257-258)</sup>女性作家不仅数量激增,远超前代,而且她们往往跳出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局限。譬如写“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的李含章长于写咏史诗,抒发所感,爱憎分明,毫无脂粉气,被袁枚誉为“一代闺秀之冠”,认为其诗“见解高超,可与三百篇并矣”。

清代女性诗人的这种反拨,看似对《红楼梦》咏昭君诗悲怨主题的拒斥,其实并不矛盾。《红楼梦》开篇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红楼梦》既充满对青春女性才情见识的赞美,也饱含对大观园女儿悲剧命运的同情。写下“未妨异城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的张縠英,不也有“请看万古轮台月,照尽长门绝代人”的咏叹?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了女性的才美,才有女性诗人的赞美,以及对才美遭到毁灭的悲悯。

### 三

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咏昭君诗亦有所借鉴。

#### 1. 组诗的形式,增强了情感冲击力

《红楼梦》中的咏昭君诗《明妃》是《五美吟》组诗之一,组诗从历史的向度对封建时代女性的婚姻悲剧进行了审美观照,对女性的自我觉醒进程进行了如实书写。<sup>[7]</sup>这一组诗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震撼力,具有单首诗歌所不具有的集束效应。《红楼梦》之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吟咏历代美人的组诗,如明·张元凯的《四美人咏》、清·鲍皋的《十美诗》等等,但与《红楼梦》相比,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它们都难以望其项背。清代一些

女性诗人借鉴了《红楼梦》这种组诗的呈现形式。

万梦丹的咏史诗很大部分是吟咏历史上的著名女性,《豫章闺秀诗钞》选其七,即西施、昭君、文君、文姬、孙夫人、梁绿珠、潘贵妃等,都是悲剧性人物。其中《昭君》:“按图索去太相轻,岂有芳姿绘得成!枉向宫门诛画史,琵琶出塞已无声。”《文姬》:“父倾权相女蒙尘,乱世才人易失身。可惜胡笳传内地,凄凉不似故悼春。”《孙夫人》:“蜀山西望竟难归,婚媾兴戎计更非。一死报君遗恨在,芳邻可许觅湘妃。”《梁绿珠》:“兵端偏起妇人身,金谷园中草不春。一斛明珠楼下碎,芳魂千古化香尘。”<sup>[12](P304-312)</sup>诗人认为,昭君出塞是元帝按图召幸的轻率做法所致,蔡文姬的颠沛流离是因为生逢乱世,孙夫人之死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绿珠的悲剧是由于石崇斗富引来杀身之祸。姑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但我们看到诗人对封建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充满了同情,并努力探寻着女性悲剧的具体成因。把握《昭君》与另外几首咏美人诗的感情联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昭君的悲剧其实与画师无关,以及这种悲剧的不可避免性。

#### 2. 与其它艺术的结合,增强了诗歌的可接受性

《红楼梦》中另一首咏昭君诗《青冢怀古》乃灯谜诗,怀古之情出之以灯谜,饶有趣味。诗歌和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令人耳目一新。清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对此亦有借鉴,只不过是采用了另一种形式——题画诗。

比如葛秀英、杨琼华的《题明妃出塞图》,这两首诗画面感极强,诗画互补,使意境更加深远。方婉仪的《次韵题明妃图》对昭君和亲的“幸”与“不幸”,有着诗人自己的思考。诗题曰“次韵”,说明另有人作明妃题画诗在先。

据《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记载,清代女诗人工诗善画可谓“常态”。良好的绘画素养体现在咏史诗中就是对画面传神的表现,尤其体现在对于专属闺阁诗人的美人图题咏上。作为咏史诗的一部分,这种题画诗使得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场如在目前,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读者更易于接受。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题画诗固然受到了《红楼梦》灯谜诗的影响,却也是渊源有自。清人胡凤丹所编《青冢志》卷十为“昭君图画”,即题画诗。笔者据此统计,历代以这种形式歌咏昭君的诗人有:宋5人,元15人,明18人,清39人。“昭君出塞图”是清代女性咏史诗中被吟咏得最多的图画。

不仅是题画诗、灯谜诗,清代诗人还为风筝作过

诗,如袁枚《和金沛恩咏昭君纸鸢》:“玉门春老恨难忘,犹逐东风谒汉王。环佩影沉天漠北,琵琶声在白云乡。素丝解作留仙带,细雨弹成坠马妆。莫怪洛城多纸贵,画图终日对斜阳。”诗题中的“昭君纸鸢”,即是以王昭君为名的一种美人风筝。另外,蒋春喜《明妃纸鸢》曰:“飘零莫恨毛延寿,汉帝曾无一线情。”可见当时昭君故事已经以各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题画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 结语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随着小说的传播和流行而经典化,成为清代女性诗人创作的典范。纵观古代女性诗人的咏昭君诗,只有到了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规模性现象。这和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亦暗合于《红楼梦》的出现和传播。

在诗歌的表现内容方面,乾嘉以后女性诗人继承了《红楼梦》咏昭君诗的悲怨主题和批判精神,也创作了不少歌颂昭君和亲之功的诗歌,这是对《红楼梦》昭君诗悲怨主题的反拨,二者并不矛盾,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肯定。这也是对小说中因昭君诗而引发诗贵创新的议论的一种积极回应。

在诗歌的呈现形式方面,女性诗人对《红楼梦》亦有借鉴。她们创作的系列咏史诗如《红楼梦》组诗一样,对读者的情感冲击力明显增强,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而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如图画的结

合,提高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接受性。

《红楼梦》对女性才情和成就的肯定,极易引起女性诗人的共鸣。她们的咏昭君诗是清代闺阁文学活动场景和文化生态的侧面展示,是曹雪芹赋予小说的诗性情怀在现实中的反映和延伸,是对红楼文化的丰富。在《红楼梦》传播和接受中,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诗词的接受史,亦应成为红楼文化研究的重要谱系之一。

### 参考文献:

- [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傅天.咏红诗略谈[J].红楼梦学刊,2003(4).
- [3]王力坚.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型态分类及其文化意涵[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 [4]胡健.清代女性诗人对《红楼梦》“菊花诗”的接受[J].红楼梦学刊,2017(6).
- [5]云槎外史.红楼梦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6]一粟.中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杨勇,赵秀丽.论曹雪芹的咏昭君诗[J].红楼梦学刊,2017(6).
- [8]潘永幼.清代江西闺阁诗人研究[D].南昌大学,2008.
- [9]李庆力.怀麓堂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10]李贽.焚书·续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
- [1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 [12]蔡寿祺辑.豫章闺秀诗钞[M].北京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

特约编辑 赵家晨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Qing Poetesses' Acceptance of "Zhaojun Poem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ang Yong

(Periodical Press,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Hubei)

**Abstrac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s been well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for its high spiritual value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among which the poems on the theme of chanting Wang Zhaojun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works of the poetess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ad theme and critical spirit of Zhaojun poem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ere inherited by female poe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incorporated their own thinking and sincere emotion. Female poets also wrote a lot of poems praising the achievements of Wang Zhaojun's peace-making marriage, which is a reinterpret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the sad theme of Zhaojun poems in previous dynasties, reflecting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self-affirmation. Female poets also drew lessons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the form of poetry presentation. Like the poem serie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series of historical poems on readers is obviously enhanced and should be examined as a whole. The combination of poetry and other art forms enhances the vividness and acceptability of poetry. The phenomenon of the female poets' acceptance of Zhaojun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product of the wide dissemination and 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hich should be included into the vision of the cultural stud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poetesses; Zhaojun poems; acceptance